

自導自演

我逃到了大溪，一個人，關著手機。

那片小麥田原來存在著。到下個景點的路上，晃頭晃腦時瞥見的小麥田，和之前心裡想的有些像，差別只在於大小。眼前的田，一眼就看見疆界；心裡那田，卻是蔓延到天際，無邊無界的。當我想自我放逐時，那片麥田就會浮印腦海，就我一人，陰風陣陣吹颯，從下午灰厚厚的雲起，到夕陽照得我暖橘。還是一個人，在麥田裡，或自動化地走著，手無意識地拂穗；或坐著，也許坐在長得特別高的麥群裡，看不到遠方，遠方也看不見我。

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想實際地在麥田裡，沒有任何人聲，彷彿我也成了啞巴，面無表情的機器人，一片空靜。但很矛盾。我記得，小時候最常夢見的，不是麥田，是一大片向日葵花海。我從花海中驚醒，猛地坐起，夕陽快墜於地平線下，垂死之際散出的光芒刺人眼目。環顧四周，看得很勉強，因為向日葵與我的視線同高，我只得站起來。沒有風，向日葵都木愣愣地站著笑。唯一一條筆直的馬路上，沒有車，也找不到媽媽。我就嚎啕大哭。那時我住在花蓮，媽媽假日會開車帶我出去玩，常常見到的景象，就是一大片的綠野或花海。我覺得，也許是因為這樣才有這種夢。

只有我一個觀光客會想走進這座小麥田裡。其他人都沒有駐足，就算留意到我木訥著站在這兒，也只是瞥一眼，也許多了幾秒的疑惑，但又逕自地往前走了。因為這座麥田很普通，沒有網美來打卡過，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景，就只是座麥田。

我想拍張照，但不想開手機。

其實我不需要顧慮那麼多的，因為不會有人找我，P和H當然不會。雖然我是因為他們而逃來這裡的。

P是個女孩，和我同歲，待我很好。那年小四，我和班上同學鬧翻，媽媽又因為很多緣故，暫時離開了家裡，中風的爸爸交給奶奶照顧，成年的哥哥是我的監護人，雖然他都在打遊戲，但有幫我簽聯絡簿。就在那時，P出現了，一頭烏黑長髮，白白淨淨的臉龐，桀驁不馴的個性，她對我說：「我們自己過自己的生活吧。」

我們一起上學，一起買早餐，一起對著路邊的帥哥傻笑，一起寫功課，一起

玩遊戲。每款電腦遊戲，我都會幫她辦個帳號，寫在紙上，我的帳號和她的帳號。那時候即時通也很流行，我們加彼此的好友，但她常不在線上，讓我很難過。後來有一種新功能，就是不用安裝軟體，也能從信箱登入即時通聊天，所以我常常登入軟體的即時通，和信箱登入即時通的她聊天。

後來她介紹我認識了 H，比我們大一歲的學長，他有著書生般文藝的氣息，掛著點陰鬱，和 P 的爽朗不羈大相逕庭，但他們卻很要好，我也覺得很奇妙，也許是互補吧。有一次夜光下，H 倚著欄杆說，他沒有父母。我下意識地說，「噢，我也是。」那次之後，我們才真正地成為朋友。

某一天上課時，老師讓我們填寫一張認識自我的表，其中一欄要寫最要好的朋友，我猶豫很久，該寫 P 還是 H，後來索性兩個都寫。後面的同學是我班上最要好的，她瞥見名字後，問我是誰，我說那是別校的學生。其實我很希望和他們同校，最好也同一班。

但直到現在，這個願望從沒成真過。

P 和 H 這半年常為同一件事情吵架。

H 說自己十八歲了，決定走了，就像小時候約定的那樣。P 說，最好再多留個幾年，攢多一點的錢再說。我不知道誰說得好，只好搭公車逃來大溪。

這一切都是 P 先開始的。她說，我們不該默默無聞地活著，要讓別人看見。於是她註銷了遊戲帳號，讀起書來，考了班上第一名，領了獎學金。她說，這樣不只可以被稱讚，又可以存錢離開家裡。我和 H 很心動，也讀起書來，果然成績有所起色。後來我們分工合作，P 負責英文社會，H 數學理化，我教國文。

P 很厲害，她一直是第一名，雖然我問她的有些題，她要我自己想辦法，說是要鍛鍊我思考。H 成績跟我差不多，他拿著詳解本，與我一起鑽研，偶爾也會解釋得很勉強，或者根本說錯了，但我們仍有說有笑地猜著。我們仨一起讀書，就覺得念書的夜晚不那麼難熬了。畢竟是家中的一片寂靜裡，唯一明亮的所在。我們讀書時會大聲地放著音樂，這樣外人也聽不見我們討論出的考試訣竅。雖然我明知，根本不會有人偷聽。後來，有同學聽說我有讀書團體，很想加入，我只得婉拒了他，因為 P 和 H 不習慣有陌生人。

一年一年下來，我也存到了不少獎學金。H 剛升上高三，說他想填南部的學校，遠離這裡，就像小時候約定的那樣。P 勸他不要，最好再留個幾年，攢更多

的錢後再離開，要不然半工半讀會很辛苦。他們吵了半年，僵持不下，屢屢問我要站在哪邊。我也很苦惱。

後方的笑聲傳來，驚回了沉浸舊事的我。往後望，是一個和諧的家庭，斯文書生樣的父親，和長髮及腰的母親，牽著咯咯笑的女孩走過，大概也是走去下個景點。他們笑得很刺眼。我轉過頭來，打開手機，還是決定把眼前的麥田拍起來。我想 H 應該會喜歡這座麥田，很有詩意。

H 曾經和我分享一首詩：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正是男兒讀書時。」他說這首詩的畫面，很像是一人挑燈夜讀的寫照，畢竟不像別人家的孩子，拿父母的錢去補習班吹冷氣，他只能一人在大熱天裡，吹著電風扇，不懂的題我們仨討論，或自己想辦法。我那時煮著綠豆湯。他倚著泛黃的磁牆，也許那樣比較涼，繼續絮叨著。我瞬移在狹窄的廚房內，確認著等等綠豆湯的冰塊是不是凝固了，也要瞧著晚餐的肉是不是退好冰，還要準備碗盆來洗菜，熟練地做著例行公事，對他的話點頭如搗蒜，偶爾附和個幾句，是阿，有父母靠挺好的。

他又說，喜歡春江花月夜的意象。他想一個人在夜晚時分，站在水邊，偶爾水會拍上他腳踝，望著江河和海連接到天際的遼闊，看著升起的月亮，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閃耀地使他留戀。我想他大概是太熱了，覺得這樣的想像會讓他涼快點吧，畢竟我們沒有裝冷氣。不管他是何想法，從那次以後，我也開始想像自己的小麥田，當我想獨處時，就想像自己置身在麥田裡，拂著麥穗，指尖的觸覺神經會告訴我，我還活著，就算別人不注意我。

P 還是很厲害，拿了越來越多的獎狀，她總笑咧咧的，好像找到了自己活著的價值。她說，分數像毒品一樣，要一次比一次施打更大的劑量，一次比一次得到更高的分數，要不然不會滿足，也就沒有感覺了。我想了想，好像有道理，只好不斷地鞭策自己進步，成為班上第一名，還要比隔壁班的第一名更強，要擠進校排前十，前五，前三。每一次多了那幾分，也多了一些掌聲。我覺得，我和 P 都上了分數的癮頭了。但我們都沒打算戒掉。

我想起很久以前，第一次拿到獎狀時，我開心地想大肆宣揚，想回去跟以前的同學說，也想跟以前的班導說，或者跟任何人說，誰都好。回到家，我正要拿給媽看，她沉重的腳步被我的呼喚聲叫住，抬頭看了一眼，很好，進房間倒頭睡

了。她工作太累了。

P 過來抱著我，H 拿著我的獎狀，微微笑著。

前幾天，他們又在吵搬不搬出去的問題，我沒留意到媽提早下班回來了。音樂放得很大聲，又蓋掉了他倆的吵架聲，我仍舊苦惱著。媽冷不防地從後方出現，問我怎麼一個人在說話。P 和 H 都閉嘴了。我沒有回答她，翻開了課本繼續讀書，媽也走了出去。

那晚後，P 跟 H 休戰了一陣子。我也去了小麥田中流浪。

我不知道 P 跟 H 誰說的才好。其實，偶爾腦內會閃過一種想法，告訴我，根本不需要管 P 與 H，但馬上就被我否決了。

手機傳來了震動，只是封廣告簡訊。依舊沒有任何來電的通知。

我搓揉著麥穗，指尖傳來粗糙與刺癢的感覺。我不斷地揉搓著，麥糠隨著風飄著，有幾顆麥粒在我掌心中滾動，又落於地上。

我突然很想跟 P 和 H 說話。

好希望他們兩個，就在我身邊。